

Qins

黄啸 编著

中国美术欣赏

ART

素质教育美术丛书

中国美术欣赏

湖南美术出版社 黄啸 编著

素质教育美术丛书

现代美术教育研究所主持编写

现代美术教育研究所顾问

杨力、章瑞安、李绵璐

杨永善、尹少淳

《中国美术欣赏》卷主编

尹少淳、邹敏纳、陈卫和

中国美术欣赏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

编著:黄 啸 责任编辑:邹敏纳、李奇志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6 印张:13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56-1550-3/J·1464 定价:60.00元

序

美是什么，历来没有定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审美趣味中，美的内涵肯定会有所不同。但美之物，在置于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人与民族之中，仍会引起愉悦，带来快感，这一点，在高雅艺术中应该说是必备的条件之一，否则，便不成其为美。当然，这并不排除它放大之后所成的蝴蝶效应，即，美没有国界，但具有民族性。

毋庸置疑，美术是美的艺术。中国美术，自然便有中国的民族性。一部中国美术史，便是中国各民族数千年审美趣味与智慧的见证，浓缩了各个时代的审美倾向。

这部《中国美术欣赏》小册子，选用作品454件，只是中国数千年美术中的冰山一角，但一叶而知秋，况且这些作品大都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美术的存在与发展状貌，也能反映中国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倾向。由此书，纵向看，能看到中国美术发展与中国人审美趣味迁移的线索；横向看，能看到中国美术不司于世界其他国家美术而具有自我特色的民族性。而当将它融入到世界艺术的大环境中，无疑是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之说一个极大的打击。数千年来，中国美术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对许多民族与国家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吸取了其他民族艺术的一些长处，融合再发展。这种互动性，正好说明了文化的多元性。

艺术是人的艺术，艺术史是由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艺术家凝聚集体的智慧书写的，它既是时间的积累，又是空间的凝聚。因此，任何脱离开人的艺术品，脱离开民族文化背景的作品，便失去了它的时空性，便失去了它的民族性。故而，以人为本，便成了我撰写此书出发点。而直面作品时，每一个人又因其阅历、知识结构及审美趣味不同，肯定对其会有不同的理解。在这一层面上，笔者便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利用专业方面的优势，提供与作品、作者有关的背景材料，作一些有益的提示，力图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读者诸君能够以当时的语境来欣赏，切进原作的命义，更便捷地在美的殿堂中畅游、思接千载。

当然，由于条件所限和学识所困，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憾，会有与既定的观点相左的地方，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黄啸

2001年2月22日

目 录

史前	1
先秦	15
秦汉	39
魏晋南北朝	86
隋唐	127
五代宋辽金	186
元代	270
明代	318
清代	386
美术专业术语汇编	457

史前

(距今约180万年前 — 公元前21世纪)

也许，某一天，当你行走于黄河流域中上游，或长江流域中下游时，一不小心，踏在一块陶片上，请千万留神，不要过于激动，将之踩碎。说不定，它就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之一。去过瓷都景德镇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在这个小镇上，陶片星罗棋布，不知哪一拨中的陶瓷碎片就是先民们创造的。

文化就在我们身旁，祖先的遗产就在我们的脚下。正是如此，我将把这些陶瓷碎片由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语境中引向我们遥远的先民——原始人社会的图式中。

原始社会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以至在我们的记忆中或者说在我们的思维定势中，它只是原始的神秘。生活上，他们每天要四处狩猎，寻觅食物，居无定所，即便有，也是如鸟巢居，如鼠穴居，他们每天要经受自然的日晒雨淋，直面野兽的偷袭、饥寒的吞噬。然而，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环境中，人类终究还是存活下来，生生不息，以至到今天，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甚至创造自然。

日日夜夜运行不止的地球，其存在的历史，迄今所知已有60亿年，而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只不过是三百多万年前的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与推测，则人类的文化时期最多只能从三百多万年前算起，至于之前的那段很悠长的岁月，我们只有在梦中构想揣测。实际上，在美术中，根据考古发现，迄今最早的艺术品，即是欧洲西南部中部等地区距今约25000年的洞穴壁画和小型雕塑。由是，美术又只能算是地球的零头的零头。

在这个地球上，月是一样的圆，只是观月的心境不同而已。同样，我们祖先所生活的原始社会也不例外。从目前的田间考古发现来看，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同样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的先民同样也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其实也就是人类在掌握生产技术方面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在人类历史的童年，即旧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祖先使用的劳动工具是打制石器，而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则使用磨制石器。正是因为劳动工具的改进，人类早期的艺术胚胎才会由粗糙向精致发展，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当我们在山西芮城侯度遗址观

看那些砍砸器、刮削器等不同器形的石器时，我们认为，它只是工具，是实用的工具，没有艺术价值。的确如此，它没有艺术价值。但后来的艺术又离不开它。马克思主义认为，美术的起源与劳动密不可分，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身的生理器官不断成熟完美，心理机能不断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在制作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劳动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便会有审美因素，无论是我们今天看来极为粗糙的砍砸器，还是比较规则的石斧、石刀，甚至那些精美的彩陶、岩画，就其创作的动机与功能看首先是实用，其次才是审美的。

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道风景线，是人类在向大自然斗争中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红陶、黑陶、白陶和灰陶，素陶、彩陶、印纹陶和拟形陶器，杯、盘、钵、壶、罐，漩涡纹、波浪纹、锯齿纹、弧边三角纹，等等，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在做陶、烧陶中，各种信仰、各种图腾一古脑儿地涌来，形成了一种大杂烩。如西安半坡出土属于仰韶文化的几件内彩人面鱼纹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纹与半坡氏族公社的某种信仰有关，有祝福说，有图腾说，有祈求丰收说。于是神话与现实又再一次交织在一起。这种在作品中充满巫术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后来青铜时代的作品，商代充满诡谲色彩的青铜器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大约在新石器时期早期，我们的先民就懂得了玉石的加工方法，但由于工具所限，早期的玉石加工还是相当粗糙，直至新石器时期晚期，也即是中国由野蛮时代的黑暗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黎明的交接时刻，随着青铜器的出现，玉石工艺向精美制作迈进，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史前美术的另一划时代的成就。此时的玉石工艺品大都为小型品，作为佩戴所用，与原始巫术活动关系密切。如北京平谷上宅文化中的猴形石饰、内蒙古红山文化中的碧玉龙等即是。

透过历史，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史前的先民们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抵御风寒、抵御饥饿、抵御野兽之中，书写着中国史前美术的一页。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们书写时是秉持着何种态度、何种思想，但是透过遗存下来的艺术品，透过神话传说，他们的心声似乎越来越近了。

阴山岩画人面纹 崖壁敲凿磨刻 60cm × 50cm 新石器时代 内蒙古狼山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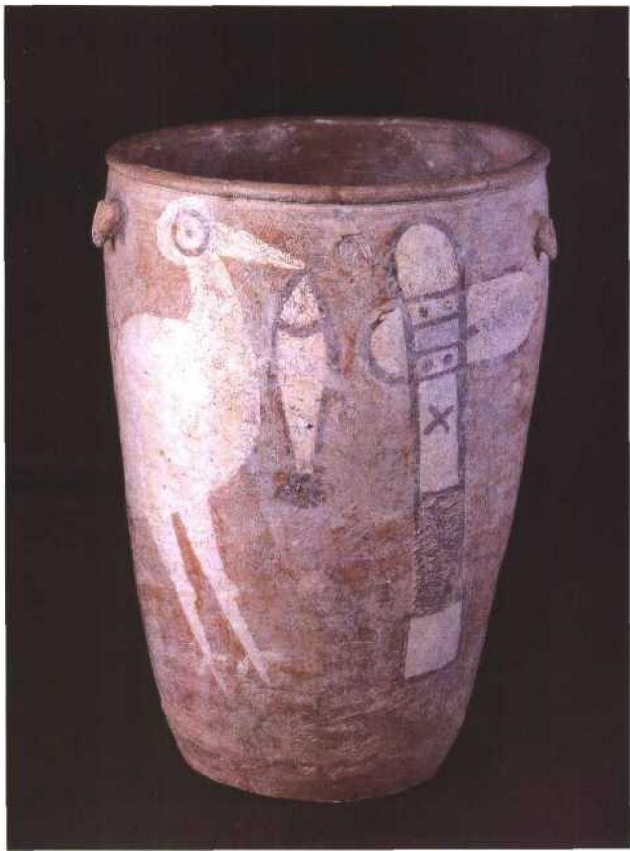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古老的文明已无法清晰地窥见，但幸运的是，大自然中的万物并不会因沧海桑田而消逝殆尽，总要留下一些东西，来见证历史。在狼山地区，有一条东西长约300公里的狭长地带，其间有上万幅岩刻画，这里就是学术界所谓的“阴山岩画”。阴山岩画中的图像，有狩猎、放牧、列骑、战争、舞蹈、天体、神灵以及各种印痕符号等。至今，它是我国发现历时最为久远、内容最为丰富的岩画宝库。本图位于磴口县沙金陶海苏木默勒赫图沟畔崖壁上。人面清晰可辨，面部眼、鼻、口俱备。周围布满整齐的芒状线，可能表示须发，但更可能表示太阳的光芒，应是由人面和太阳光芒组成的太阳神形象。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当是先民对太阳或太阳神的崇拜，带有图腾的意味。

人面鱼纹彩陶盆 陶质彩绘 16.5cm × 39.5cm 仰韶文化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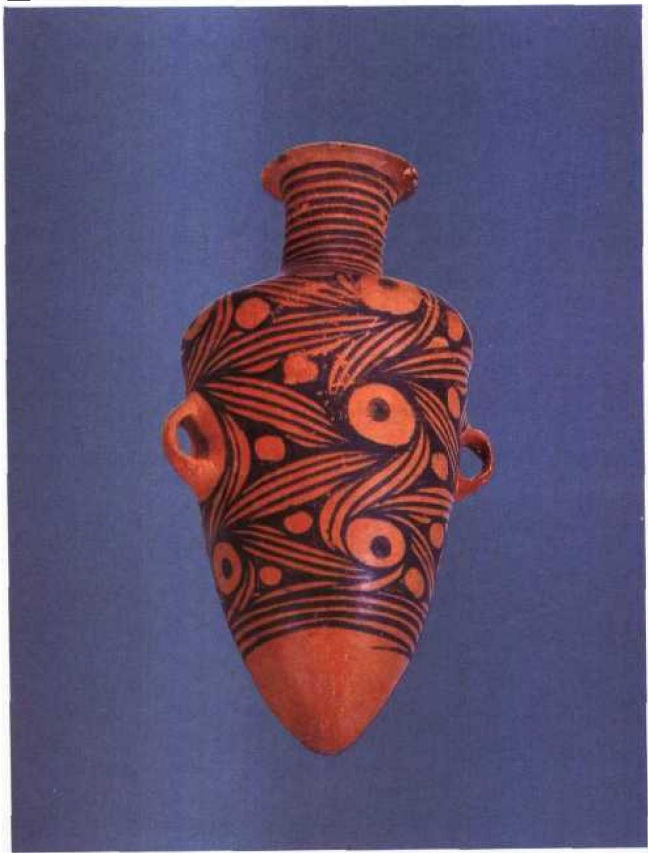


彩陶。是指砖红色的器壁上用赭石和氧化锰呈色元素，所绘图案烧成后呈赭红和黑色花纹的陶器。此件内彩人面鱼纹盆，在滚圆的脸庞上，画着三角形的鼻子，修长的弯眉，眯成一线的双眼，头上戴尖顶饰物，耳旁画出双鱼，嘴边衔着两鱼。这种鱼与人密切相关的图案在仰韶文化中多见。上古时代，人们对大自然怀有神秘与敬畏感，在早期先民们的观念中，人们崇尚图腾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纹，必定与半坡氏族公社的某种原始信仰有关，但对具体涵义的解释，则各不相同，或曰祈求捕鱼丰收，或曰祈求生殖繁盛。我们认为，这种人面鱼纹图案可能与当时部落中的祭司有关，是巫术在古代实用器皿上的一种功能性表现，代表了对本部落巫师与自然神灵的崇仰与敬畏。是当时先民思想的直接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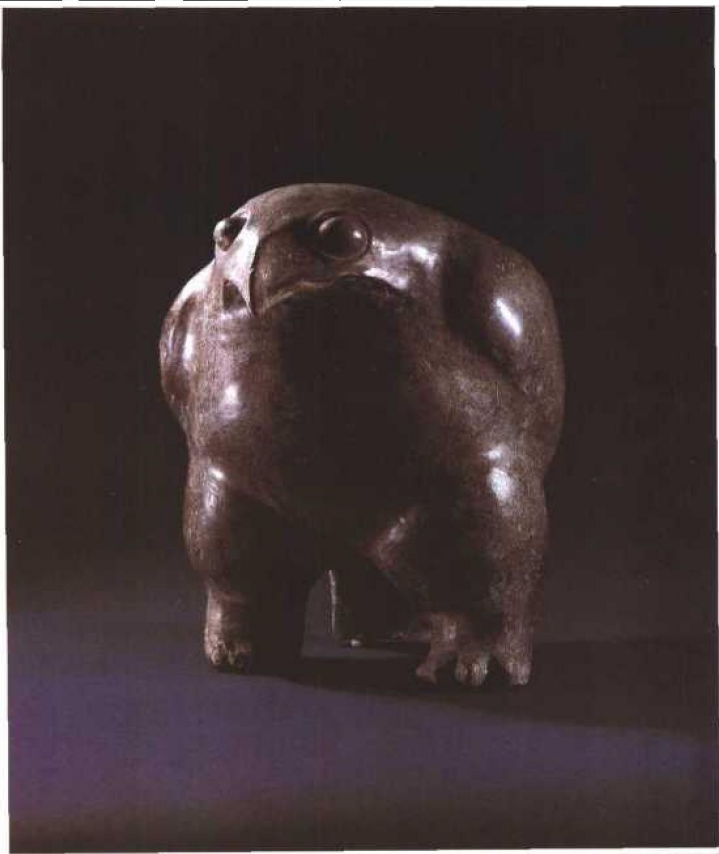


此幅作品、图像简洁醒目、画面右侧那柄装饰考究而带徽记的石斧，无疑是古代的权利棒，画面纪录了鹤氏族兼并鱼氏族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幅作品对于我们再现那一个时代的现实景象具有一定的作用。这幅作品，以简单的形式向我们勾勒了当时的社会境况。部落对部落的吞并，时有发生。谁是强者，谁就有绝对的发言权。两个强弱不等的部落的对立，也就如鹤与鱼的对立一样，对于鹤来说，捕鱼食鱼只是小菜一碟，瓮中捉鳖一般来得轻巧如意。而石斧则象征权力与权威，在这种权力与权威的面前，做的只能是一种无谓的反抗。因此，这个彩陶不仅仅具有装饰的功能，还有实用与劝诫的功能。图绘简单，形式单一，主题明确，正是这类彩陶的特点。

彩陶漩涡纹尖底瓶 陶质彩绘 25.5cm × 7cm 马家窑文化 甘肃陇西县吕家坪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青海地区的一个分支，它上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与半坡类型不同的是，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越来越借重于自然现象与自然之物来作为装饰的纹样。这幅作品就是借助了自然中的涡纹来作为表现的对象，重在装饰，重在表现自然中的美，甚至还可以管窥出我国工艺美术中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的端倪来。涡纹具有流动的美感，不同于半坡类型中的图像，它有一定的秩序感，讲究形的美与神的生动，色块对比强烈，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在器物上，做得也越来越精美。在这幅作品中，我们感受不到先民们武斗的迹象，看到的只是歌舞升平的平和状态。或许，这正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照。这幅作品为我们揣测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真实的写照。



此物于1958年出土，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遗物。器物为泥质黑陶。以陶鹰的身体作为鼎腹，以其双腿与尾巴作为三个支足。器口前端加塑鹰首，与器身浑然一体。鹰喙尖利，双目圆睁，周身光洁，造型简练稳重，体量感强，具有威猛强悍，咄咄逼人之势，是实用价值与雕塑手法相结合的产物，是原始陶塑艺术杰作。此类模仿动物制作的陶器，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大都刻画得极为生动、形象，充分体现了人与动物的亲近感。此鹰尊显得精美厚实，不同于秦时雕塑雄浑的体量感与气势，反映了先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极强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

蛋壳黑陶杯 陶质 高 26.5cm 龙山文化 山东日照县出土 山东省博物馆藏



龙山文化是继承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其制陶工艺表现出巨大的进步性，普遍采用快轮制陶术，陶器胎质细腻，其中又以黑陶为典型。此杯薄如蛋壳，特别是在口径边上，最薄竟达0.5毫米，说明制作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件作品略加装饰，比例匀称和谐，造型灵巧，器形轮廓富有细微的变化，转折有力，有一种挺拔潇洒秀丽的美感。而器形表面上那些犀利、匀整的平行纹和富有节奏的凹凸纹，则是在制作过程中利用轮制法高速旋转的特点，随手制成。这件制作精美的器物，毫无疑问，已经突破了这之前制作器物的神秘气氛，喻示着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已经走向顶峰。



陶盆内壁上，三组相同的舞蹈者立于由四圈平行带纹组成的图案上，其中与人体相接的带纹明显粗于其他三条，根据此地当时的民俗习惯，先民喜欢在湖边载歌载舞，庆祝丰收，此图表现的便是这样的场面，于是，粗线便有可能代表湖岸，其他三条平行线则可能代表风平浪静、水波不兴的湖面。这三组舞蹈图像中，每组均由5人组成，舞蹈者为正面并列的整齐形象，脑后发辫摆动，腰前飘带飞扬，手拉手地踏歌而舞。每组两边舞者的外侧手臂都画成两道，表示空着的臂膀在不断频繁地摆动，是当时画工表现人物连续动作的特殊手法。舞蹈图不仅巧妙地反映出原始人的舞乐活动，也是直接而完整地表现人物活动的最早的绘画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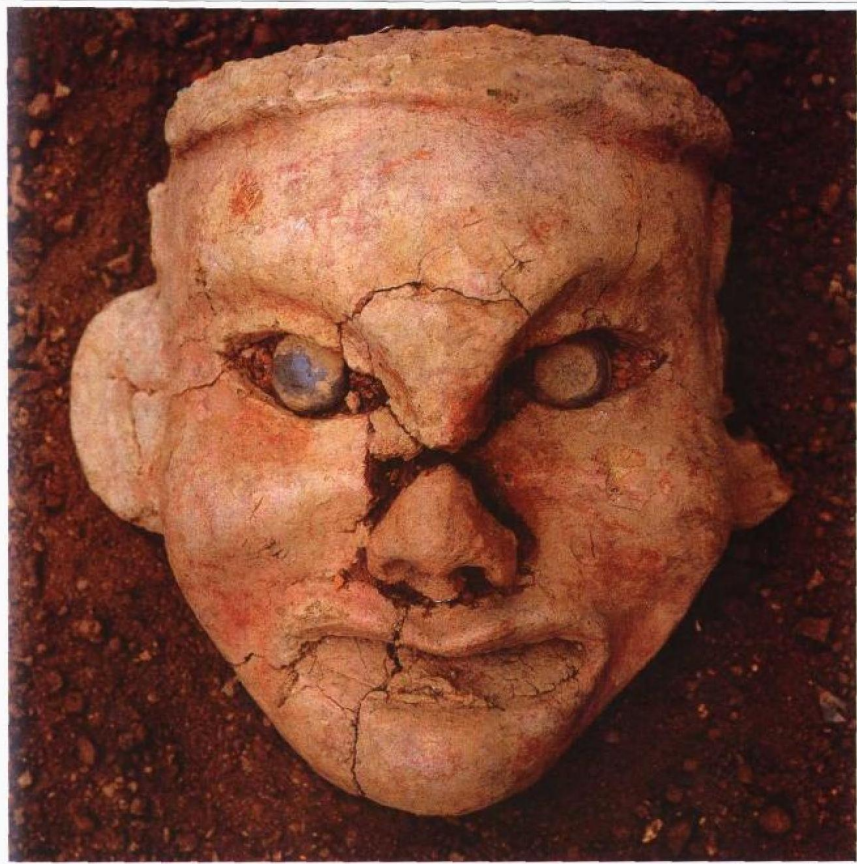
此器物以夹细砂的灰褐陶制成，用以贮水。在造型上，作者巧妙地将器物与动物结合起来，颇见其匠心独运。器物中，引颈狂吠的狗竖起双耳，尾巴上卷，把手成桥形，生动地再现出它的机警神态。在实用与美观的结合方面，颇为成功。以动物形态为器形的陶器，在同期的大汶口文化中还有很多。这类兽形器物，首先从实用性出发，巧妙地夸张变形了动物形体的某些部分，如腹、足作为器身的腹与足，口部作鬲，然后在有限的部分，刻画动物所特有的动态和性格，使其神气活现地成为具有观赏性的雕塑性艺术品。后来在商周时代青铜器中也盛行动物形器，并达到高度的艺术境界，可能便是源于此。

陶人头 陶质 12.5cm × 8.5cm 仰韶文化 甘肃礼县文化馆藏



在新石器时代，独立的人物陶塑很少，用途也不明确，一般认为可能与宗教有关。这件陶人头，陶色橙黄，额上用泥条堆塑发髻，脸型圆润丰满，五官部位妥贴，造型简练。微启的嘴巴仿佛在娓娓而谈，神态颇为优美，堪称我国原始社会人像雕塑的优秀代表。从其五官比例与所呈现的神态来看，当为一少女头像。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填轮作品，为怀念夭折的少女所作。格罗特在其《中国的宗教体系》一书中曾说“影子是个人的一部分，它对个人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此作品可以看作是中国原始社会中先民通过陶塑的人头来影射逝去的人之灵魂与自己同在。

泥塑女神头像 泥质 红山文化 辽宁牛河梁出土



此物出土于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与真人等大。作品中，女神头像五官清晰，造型逼真，目光炯炯，嘴唇翕动，颇具神秘色彩。能让我们回想到几千年前，先民们对神的惧怕和对神的崇拜。在当时，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经常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于是这些自然现象刺激着人类思维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在人类的观念中，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异己力量。于是，他们想象自然界中有一个神秘的存在，“一个能够到处渗透的弥漫的本原，一种遍及宇宙的广布力量在使人和动物有灵性，在人和物里发生作用并赋予他们以生命”。而正是这种“神秘的存在”观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到处建神庙，祈求超自然的力量保佑。这个头像便是这种思想观的见证，反映了早期先民们的原始宗教信仰。